

陰府：絕境中的人神之唱

聖詠八八篇的哀怨特色

林文生¹

本文介紹《聖詠》八八篇的哀怨特色。作者首先指出解讀詠八八的兩種預設性障礙：神義論和功利主義；進而超越時空的隔閡，與詠八八的作者一起進入「陰府」，共享天主為絕境中的人們所安排的獨特宴席。

前言

為基督徒而言，詠八八篇可謂是一篇具有傳奇色彩的聖詠。它沒有如同主流哀怨聖詠那樣，走過一段陳情訴怨和祈求展望的「U」形情感歷程。它靠著一份信心，撒手任由哀怨之波湍流而下，直至陰府之境，走過一道陡峭的「之」字形的情感路線。這路線從呼求「救援的天主」開始，立刻陡轉直下，哀怨抒懷。即使面對天主的沉默，仍要伸手呼求，直到自己被淹沒在黑暗中。

由於以如此黑暗作結的個人哀怨聖詠，就此一篇，它常引起詮釋家對其寫作和編輯，提出種種的猜測和解釋，真可謂一

¹ 本文作者：林文生，耶穌會士，馬尼拉雅典耀大學哲學系、輔仁聖博敏神學院神學系畢，現於美國芝加哥羅耀拉大學進修牧靈諮商碩士課程。

首引發疑問的聖詠。怪不得布魯格曼 (Walter Brueggemann, 1933~) 在其書中稱之為「問題聖詠」(Problem Psalm)。令人驚奇的是，這篇聖詠並不像許多舊約哀怨作品那樣，被打入冷宮。就如 Mandolfo 指出，它在猶太人的歷史中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²。它在天主教會的誦讀日課中，也被安排在《每日誦讀》的聖詠集中重複誦念(第四周，星期四晚禱)。因此，它不僅是學者長久研究的對象，也是信仰團體祈禱中常用的禱詞，可謂雅俗共賞。

不過，或許是這篇聖詠所呈現的天主實在不符我們的期待，或許是我們實在無法想像聖詠所停留的那個「陰府」和那個絕對「黑暗」本身能結出什麼善果，當我們面對這篇聖詠時，我們常將自己所要聽的訊息，加諸於它的文字之上。究其原因，這背後既常受神義論所阻擋，也有功利主義的驅動。然而，除非我們藉由文本，與作者一起佇足在陰府中，否則無法聽到它在當下要向我們傳達的訊息。因此，這篇短文試圖藉由觀察詠八八的「陰府」圖像的營造，揭示作者在其生命的絕境中，並呈現作者對人神對話所作的努力，以及隱藏在這努力背後那永不放棄的信仰。

一、解讀詠八八的兩種預設性障礙：神義論和功利主義

詠八八的奇特，在於它巧妙地挑戰了我們信仰的根基。它

² 參：Walter Brueggemann, *The Message of the Psalms: A Theological Commentar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86), pp.77~78. Carleen Mandolfo, "Psalm 88 and the Holocaust: Lament in Search of a Divine Response", i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pril 2007, pp.151~170, 155.

開篇「天主，我的救援」(八八 1)³，似乎很能帶給我們信仰的認同。不過，我們會馬上發現，作者要面對的卻是一個與我們迥然不同的天主經驗。這個救援者，不僅是不理他的天主，且是他所有麻煩的製造者，所以他要把天主推上被告席。他發現自己處在被天主拋棄的狀態中，所以他責問天主：「爲什麼捨棄了我的靈魂」(八八 15b)。這與我們所知的充滿愛的天主非常相左。雖然他在繼續不斷地努力前行，但這樣的努力也是徒勞的。天主成了完全經驗不到的他者、沉默者、甚至虛無者。在這樣天主的沉默面前，他不斷重複著只有自己回音的控訴，直到黑暗成了他的伴侶(八八 18)。

面對如此顛覆我們所習慣認爲的天主形象，若我們跟隨他走這一段心靈之旅，不免令人擔心，我們是否會被作者送上一條自毀信仰的旅程。首先，我們似乎被他的「救援」所矇騙，跟著他進入了天人關係的暗處。然後，當我們從自己牢固的信仰城堡裏出來時，我們和他一起掉進了信仰的泥潭中，越是掙扎，陷得越深。直到最後，我們所擁有的好像只有黑暗。我們也不知道這樣的掙扎，究竟能帶我們往何處去。我們彷彿可以看見自己將失去方向，甚至信仰。也許是因為詠八八要我們走的是一條這樣的路，所以我們幾乎會不自覺地立刻拒絕了他。這種拒絕表現爲兩種方式。

³ 思高聖經譯爲「上主，我的天主」，省去了「我的救援」一詞。由於這詞在本篇極爲重要，所以在參考 NRSV 版本及和合本聖經的譯文後，在此將它譯出。

（一）神義論

第一種拒絕的方式是：以神義論為護身符，將自己鎖在天主是「我的救援」這一關係中。我們承認雖然天主是問題的製造者，卻同時給自己一個邏輯上的定論：祂也是人的救援所在。我們會用耶穌被拒絕的生命經驗作為證據，阻止自己不可以有任何形式對「天主是愛」的懷疑面這一判斷。這樣，由理性所定型下來的那個愛的天主形象，成了我們瞭解整篇聖詠的大前提。這讓我們省去很多麻煩，也讓我們覺得比較安全。

問題是，這個大前提不幫助我們解答。如果聖詠的作者和我們一樣相信天主是信實和關心人的神，為何他一直停留在那個無盡的黑夜裏。因此，我們要麼脫離文本，要麼簡單化地判斷聖詠所呈現的內容為天主的奧秘；諸如此類的解讀傾向，不勝枚舉⁴。

⁴ 對詠八八，不少評論流露出需要平衡哀怨的感情和天主正義的根本性，這往往導致了他們與該聖詠的立場有些抽離。如在 *New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中，Clinton 說：“In short, God is the problem...But God is also the solution”。又如在 *Between Text and Sermon: Psalm 88* 中，作者告訴讀者，不能將聖經視為解答一切疾苦的萬靈丹，雖然我們總是可以懷著一份希望向天主祈求。換言之，當我們面對不解的痛苦時，最重要的是要對痛苦的奧秘保持開放。再如，Thornhill 在分析完詠八八之後強調：“Within its canonical context, it is a reminder that unresolved suffering may be a part of the life of the righteous”。這樣的結論，當然並非什麼錯誤。然而，恰恰是因我們強調所謂的正確，又成了神義論的犧牲品，而迷失了這篇聖詠的重點。此外，有的基督徒文章將詠八八的奧秘，用基督的事件作簡單化解釋，甚至引申為黑暗是天主愛的顯

其實，這樣的困境源於聖詠作者和我們處在不同的認知模式中。與我們對天主三段論式的理解不同，聖詠的作者是在經驗中發現天主的信實和照顧的，而且他們這樣的認知也會隨著新的經驗出現而有所變化。他們需要新的環境中重新認識天主的樣子；記錄下來的文字就是這些生命歷程的凝結。如果我們不容許天主在這些文字中呈現出不同的樣子，那麼我們等於拒絕了作者走過的真實世界，所以我們只能要麼不看文本，要麼以「奧秘」來說服我們的理性。

因此，我們需要放下神義論的信仰預設，跟著詠八八的生命經驗來看天主在這境遇中的真正樣子，因為這正是救恩史思考這一問題的方向。雖然「神義論」一詞是由十七世紀的萊布尼茲（G. W. Leibniz, 1646~1716）所創，專指神學上解釋世上痛苦與

示。這顯然是在神義論的預設下，對詠八八作簡單化的理解，卻並不進入作者在文本中所呈現的痛苦掙扎。如：Clapp 在其“Into the darkness”一文的結尾處說：“The nonsentimental testimony of the Psalm is that God's wonders are indeed known in the darkness, and not simply in the light. The Christian, like and with Christ, goes through darkness to the light, not around all darkness to dwell in”. 參：McCann Clinton. "The Book of Psalms: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Reflections", in *The New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Vol. 4, gen. ed. by Katharine Doob Sakenfeld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6), p.1029; Robert R. Laha, "Between Text and Sermon: Psalm 88",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Bible & Theology*, 2015, Vol. 69, pp.81~84, 84. Chadwick Thornhill, "A Theology of Psalm 88", *Evangelical Quarterly* 87, no. 1 (January 2015), pp.45~57, 56. Rodney Clapp, "Into the darkness", *Christian Century* 129 (October 17, 2012), p.69.

天主正義之間的矛盾，並為天主的絕對正義辯護⁵；但有關這話題的討論，其實一開始就是舊約聖經作者們想要回答的問題。從亞巴朗為索多瑪城求情的對話裏，聖經作者已經在沉思它了。「難道你要將義人和惡人一起消滅嗎？」（創十八23）這句話已經揭露了天主的正義與義人遭難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在舊約中，這個矛盾在約伯的故事中達到了高潮。

雖然隨著新的末世觀在瑪加伯時代的出現，天主子民對這一問題似乎有了解答，但這不表示一切都太平了。即使在耶穌身上，我們仍然感受到這種絕望的衝擊：當他面對死亡時，他也喊出了天主為何捨棄自己的嚎啕。就此來看，雖然我們經由耶穌的生命經驗，對於正義的天主和不義的生存經驗之間的矛盾，有新的理解進路，但這種由一個既主宰一切又絕對正義完美的天主觀的信仰所產生的內在衝突不會消失。它總是不時地出現在基督徒的信仰經驗裏。

就此而言，即使在新約的傳統內，天主的正義絕非是一份已填上答案的考卷，也不是一些死的信條的組合。雖然信仰傳承告訴我們，天主就是那正義之主宰，但祂卻也是每位基督徒當下面臨的挑戰者。祂那正義肖像的樣子，是需要我們用經驗去勾勒描繪出來的。因此，我們雖無需認同 Mandolfo 所表達的強烈反神義論的態度——「人在邪惡面前的自虐狂」⁶；但若

⁵ Ronald Green, "Theodicy",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vol.14. (New York: Macmillan, 1987), pp.430~431.

⁶ Mandolfo 在他的結論中認為人需要放下基督徒和猶太主流信仰的

我們緊握神義論不放，的確有面臨生活在虛構的天主觀裏的危險。所以詠八八寧可留在真實的黑暗內，也不願進入虛假的希望和光明中。我們同樣需要和作者一起走進這樣的挑戰，才會真正與天主的正義有血肉般的連結。

(二) 功利主義

我們拒絕詠八八的另一種方式，是以左右今天主流文化的功利主義來解讀它。我們不願意面對她的黑夜，因為那是一個未知的危險境地。我們看不到在那裏可以有什麼神益。在這情境中，功利主義會牽引我們的嗜好，去找尋那能帶給我們安慰及幫助的文字或圖像。這通常表現為兩種解讀：一個是在牧靈上強調哀怨的治療作用；另一個是在靈修上肯定作者面對黑暗的勇氣和信心⁷。結果，我們雖然為這篇聖詠的犀利所震撼，但

預設。他說：theodicy always has a ready answer to the problem of evil/suffering. Generally speaking, Jewish and Christian texts demonstrate a marked masochism in the face of evil. Traditional texts inculcate a psychology of self-blame before a guiltless deity. 參：Mandolfo，前引文，p.170。

⁷ 明顯地從諮商的角度解讀的作者有 Jameson 和 Stephen Muse：前者著重哀傷憤怒的治理作用，後者則從該篇聖詠看到聖詠作者的一無是處是他依賴天主的動力所在，從而導向皈依。如此解讀聖詠的問題，同樣在於抽離了聖詠的文本。參：Beverley Jameson, "Difficult Texts: Psalm 88", *Theology*, Vol. 117 (2014), pp.357~360, 359. See: <http://tjx.sagepub.com/content/117/5/357.abstract> (accessed on March 18, 2016); Stephen Muse, "No Dead Man's Prayer", *Touchstone: A Journal of Mere Christianity*, 26 (March 2013): pp.25~27, 26.

卻游離於詠八八的思路之外。我們只會聽到自己想聽的聲音，但很難聽到它所要傳達的深層訊息。

簡言之，若我們不願放下神義論和功利主義，便無法跟詠八八產生真正的對話，也無法明白她這哀怨的洪流的奧秘。如果說她的哀怨是那截流前的長江三峽的話，那麼不願意離開神義論的讀者，就好像只想佇足在白帝城上的看客，而不願逐波江水。那以功利主義為驅使的讀者，則似只願坐在萬里高空的飛機，從她的上空一掠而過，卻想望藉此欣賞它那驚濤駭浪的宏偉美景。

二、陰府：絕境中的人神之唱

詠八八的困難在於她的哀怨如此之深且強烈，甚至動搖了我們信仰的根基。面對如此滅頂的哀怨洪流時，我們的信仰生命本能，會讓我們雙手緊握任何一根能持守信仰的救命稻草，但這樣一來，我們便逃離了作者的情感空間。因此，除非我們敢與聖詠作者一起冒險，在那被天主拋棄的情感洪流中掙扎，我們永遠是這篇聖詠的「外人」。

那麼，如果我們卸下自己的逃生設備，和作者一起跳進這哀怨的洪流中，我們會被淹死嗎？如果我們跟她一起感受那份對天主的憤怒，我們會因此喪失信仰嗎？我認為不會，至少從聖詠的作者看來不會，因為在這哀怨的洪流中，人神還有一個對話的平臺——「陰府」。只要對話還在，那麼人神的關係就在。因此，陰府便成了解讀詠八八的關鍵所在。在這個部分，我們

將嘗試藉由用詞和行文兩方面的分析，揭開隱藏在其憤怒文字下的執著，和他在這「陰府」的舞臺上所吹響的人神之唱。

詠八八的用詞選擇，似乎已經流露出他要將「陰府」作為自己的生存困境與天主以及集體信仰經驗，這三方之間的對話的途徑。因為作者所描述的「陰府」，不僅是那與世隔離、使之煢煢孑立的那堵牆，它也是存在於對雅威的信仰中的整個民族認知體系的死亡觀的重要部分，所以一旦作者劍指「陰府」，信仰團體和天主就必須對他有所回應。

如此一來，每一個與陰府相關的詞，在此都變成了作者促使天人對話的誘餌，所以作者要在詩中盡所能及地鋪陳與陰府相關的詞語和意象。若以 Wachter 在《舊約神學辭典》所列的舊約中 7 個與「陰府」相近的辭彙為準的話，詠八八就出現了 5 個。除了「陰府」(שאול, 八八 3) 以外，作者還以「墳墓/陷阱」(באר, 八八 4)、「地/地下世界/被遺忘之地」(בארץ נשיתה:)、「死亡」(מות)、「墳墓」(קבר, 八八 11)，來形容自己的處境。此外，Guiñan 也注意到，聖詠的作者還使用了很多富有動態圖像的詞展現陰府的狀態，如：「黑夜」(לילה)、「滅頂的浪」(משבריה)、「黑暗」(מחשך)⁸。

⁸ 在 Wachter 的文章中，收集了兩個表達「陷阱」、「坑」或「洞」的詞，一個是 שחת，另一個是 באר，詠八八使用的是後者。L. Wachter, "שאול",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 14, ed. by G. J. Botterweck & Helmer Ringgren, trans. by Douglas W. Stot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4), pp.242~243; Michael D. Guiñan, "Images of death in the Psalms", *The Bible Today*, Vol. 49, no. 5 (September 2011), pp.273~278, 276. Source: ATLA Catholic

這些辭彙描述了一幅非常晦暗的、混亂的，又洶湧如洪水湍流的，卻又同時是死寂無聲的處境和畫面。

這樣的情境刻畫，讓讀者聯想廣大的聖經背景故事。從創世之初的混亂（創一2）、到以色列人出谷時面對的紅海（出十2），再到曠野中裂開的大地（戶廿六9~11）。我們彷彿走進了一個舞臺劇的空間，在這空間裏，所有過去與死亡相關的民族大事都活起來了。這樣，一個本是獨特的個人痛苦經驗，卻在這裏可以跟整個民族的集體意識有了互通。

不過，這樣的互通卻是極為不協調的。因為在上述的脈絡裏，是那些作惡的人受到滅頂，但作者作為那題首所暗示的柯拉黑的兒子（八八1），本該不屬於那個受懲罰的行列裏。他是一個以天主為自己救援者的人，但在此刻卻遭受拋棄，成了陰府的座上客。在這歷史故事與生存現實劇烈的矛盾面前，作者似乎要遊說讀者，其實他們的雅威並非像傳說中那樣，甚至可能與之相反。如此，不管是雅威還是讀者，都必須對作者的責難有所回應。

就此而言，這樣哀怨的策略已經成功了。作者藉由這樣的用詞，在自己好像處在眾叛親離的境況中，仍然可以經由團體的力量，逼迫天主對他有所回應。這樣的修辭手法，幫助他從一個絕對獨白的處境內走出，登上舞臺，導演了一齣人與神、個人與集體、歷史與現在的多重角色衝突的舞臺劇。

如果從這樣的戲劇功能來瞭解詠八八，那麼作者藉由這角色要達至什麼樣的結果呢？我們當然沒有理由相信作者爲了吵架而吵架。我們也許可以 David M. Howard 的類型批評中得到一些靈感。他依照亞里士多德的古老修辭學來瞭解哀怨聖詠的寫作，認爲一篇聖詠有內在和外在兩種修辭功能：對內，它代表作者向天主的呼求；對外，它要遊說讀者產生共鳴⁹。那麼，就讀者而言，聖詠作者到底要我們有什麼樣的認同呢？也許我們可以從行文中得到解答。

從詠八八的行文來看，作者似乎是迫不及待地要將自己的這種陰府經驗帶給讀者。在首 2 節陳述自己的「哀號」和對天主回應的渴望之後，作者就馬上就引入「陰府」一詞，來描述自己的處境之艱難。這是他開篇呼求天主的理由：

For my soul is full of troubles,
and my life draws near to Sheol. (NRSV 八八 3)

因我的心靈飽受災難，

我的性命已臨近陰間；（《思高聖經》八八 4）

前半句是對心靈的靜態圖像，後半句是對「性命」的動態描述；前者側重內在，後者著眼時間的移動（ η 指「年紀」）¹⁰。兩部分互文敘述，從內到外，作者當下的困境已經活躍紙上了，

⁹ David M. Howard, Jr., "Psalm 88 and the Rhetoric of Lament", in *My Words Are Lovely Studies in the Rhetoric of the Psalms*. Edited by Robert L. Foster and David M. Howard, Jr. (Bloomsbury: T&T Clark, 2008), pp.143~145.

¹⁰ 參：<http://biblehub.com/hebrew/2416.htm>, accessed on 2016-6-12.

而全文也似乎已定調了。不過，這為作者而言，似乎只是開了閘門的洪水。接下來，他似乎要盡己所能地將之展開：

I am counted among those who go down to the Pit;
I am like those who have no help,
like those forsaken among the dead,
like the slain that lie in the grave,
like those whom you remember no more,
for they are cut off from your hand. (NRSV 4-5)

這裏，他一口氣用了五個圖像來描述自己的慘狀：「墳墓或深坑中人」(pit)、「絕望之人」(no help)、「被拋棄的死人」(forsaken)、「被殺戮之人」(slain)、「不被紀念的人」。這五個圖像，從深坑中的存在，到悲慘的被殺，到歸列到被天主遺忘的隊伍，一個比一個具體，一個比一個慘烈。

不過，為作者而言，這樣悲慘的生命狀態，似乎不見得多麼值得他憤氣填膺，大動干戈。這可以從行文和作者所處的文化意識中表現出來。他並沒有點出自己痛苦的理由，也不與天主怒目相向。他雖心情沉重，卻也平穩。就如 Gerstenberger 注意到的那樣，作者在這裏還是「控制著情緒」，只是客觀地道出自己的現狀。行文至此，他既沒有怨天，也沒有尤人¹¹。

¹¹ Erhard Gerstenberger, *Psalms Part 2 and Lamentations*, Vol.15 of *The Forms of the Old Testament Literature*, edited by Rolf Knierim, Gene M. Tucker, and Marvin A. Sweeney (Michigan: Grand Rapids, 2001), p.143.

不過，就在讀者期待作者控訴那些令他遭致困境的人、地或事時，作者卻突然以極其犀利的言詞，直指天主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天主不僅是他遭難的元兇，也是讓他眾叛親離的推手。

You have put me in the depths of the Pit,
in the regions dark and deep.
Your wrath lies heavy upon me,
and you overwhelm me with all your waves. (Selah)
You have caused my companions to shun me;
you have made me a thing of horror to them.
I am shut in so that I cannot escape;
my eye grows dim through sorrow. (NRSV 6~9a.)

面對如此的天主，毫無反抗之力，「黑暗」成了他的所有。這樣的控訴猶如潮水浪打浪，一波勝過一波。哀怨深到無以復加，可謂觸底了。因此，到了 9 節，作者轉向自白。雖然作者努力了，但到了最後，他也逃不走，似乎只能投降了。

不過，令人驚奇的是，作者在第 10 節又能夠轉向呼求，而且這兩節出現了兩個本篇唯一與身體相關的動作描述：一個是眼睛的動作，一個是手的動作。這值得我們稍作停留。

I am shut in so that I cannot escape;
my eye grows dim through sorrow.
Every day I call on you, O LORD;
I spread out my hands to you. (NRSV 八八 9)

在第 10 節中，原文中用的動詞是「גָּאֵב」(昏暗)描述他的眼睛。這動詞引申名詞「גְּאֵבָה」有失望的意思¹²。在此，他以眼神漸趨昏暗，傳神地表述了其內在的黑暗。這真是沒有出路的狀態，但緊接著，作者卻以伸展雙手的行動，再次呼號天主。這是他面對絕境的選擇。

這兩個動作緊緊相連，強烈突顯作者的堅持，一個可看作是沒有理由的堅持。前者的失望是情境外加的。人沒有選擇，也逃不掉，但在作者看來，人還可以選擇呼號，選擇伸手。沒有什麼合理的判斷可以做這樣的選擇的支撐點，因為就他所處時代的「陰府」觀而言，那裏不是一個人要逃避的地方。陰府是一個大家要去的地方，是一個回到祖先的地方，所以他完全可以選擇讓自己進入陰府。因此，我們可依舊約的陰府觀推論：被殺和被拋棄雖是一件悲哀的事，但為死後的人卻不見得是一件壞事，所以雅各伯可以將去陰府悼念若瑟，作為自己的選擇：「我只有悲哀地下到陰間，往我兒那裏去！」(創卅七 35)¹³。

¹² David Clines ed., *The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Hebrew*, Vol. 2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1995), p.383.

¹³ 學者對於「陰府」(גֵּיאַת)一詞在希伯來傳統中的神學意義有許多不一樣的理解，但都比較代表大地下面的世界，且是一個為所有人的地方。Lewis 和 Bar 都指出，陰府在舊約傳統中，有指向所有人死後之地的意思；但陰府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地方，舊約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意思。這也是谷寒松神父在其《神學辭典》解釋「死亡」時，將舊約的陰府觀說成爲：一個類似萬人的大墳墓。就這意義而言，「陰府」就是「墳墓」，是生命的終結之地，是所有人的歸宿。這不會是一個好的地方，但也非那種絕對惡的地

然而，作者並沒有在這樣的陰府觀裏麻痺自己。反而，他選擇用自己的意識繼續跟天主對話。如何能在一個天主根本就不在的地方和他對話呢？作者使用了哀怨傳統中的慣用手法，逼天主爲了祂自己的緣故，必須有所行動。

Do you work wonders for the dead?

Do the shades rise up to praise you?

Is your steadfast love declared in the grave,
or your faithfulness in Abaddon?

Are your wonders known in the darkness,

or your saving help in the land of forgetfulness?(NRSV 八

八 10~12)

就如 Gerstenberger 所言，這幾個問句，每句都要天主給出一個否定的回答¹⁴。作者在這裏彷彿給天主設了一個局，因爲天主的仁慈需要被稱揚，而死人是無法稱揚天主的；另一方面，作者是有意識的，是活人卻被列在死者之中，所以天主必須有所行動，將自己救出。作者如此將天主逼入死角，是因爲這是他當下唯一能做的了。

方。陰府是天主的懲罰之地，則是相對較晚的概念。參：Theodore J. Lewis, "Dead, Abode of the",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Vol. 2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pp.101~103; Shaul Bar, "Grave Matters: Sheol in the Hebrew Bible", *Jewish Bible Quarterly*, 43, no. 3 (July 2015), pp.145~153, 151. 輔仁神學著作編譯會，「死亡」，《神學詞典》（臺北：光啓文化，2012）。

¹⁴ Gerstenberger, *Psalms Part 2 and Lamentations*, p.144.

極爲有意思的是，作者在這裏也非絕對的頭腦發熱，他還似乎知道對天主需要恩威並施，威逼利誘都要上場，所以在 13 節，他再次重複表達自己對天主的衷心：

But I, O LORD, cry out to you;

In the morning my prayer comes before you. (NRSV 八八
10~12)

然而，天主還是那位沉默的天主，所以他又一次起來責難（14 節）。然後，又從責難走向顧影自憐（15~18 節）。就策略上看，這樣的哀傷可憐相，彷彿要天主動之以情。只是無論作者如何費盡心思，天主還是那位沉默的天主，所以聖詠作者也在這沉默的黑暗中撒筆了。

不過，若由行爲思路來看，這看似自然的一筆卻是本文最爲點睛的一筆。他讓作者藉由陰府的圖像，呈現出自己的執著，並完全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作者在這裏選擇了沉默的黑暗，而非希望的呼求，絕非是他因爲當下看不到光明而進入失望。

You have caused friend and neighbor to shun me;

my companions are in darkness. (מידעי מחשק:)

מחשק 一詞描述黑暗的空間，與篇首第 1 節「在黑夜前」(בלילה :נדב) 遙相呼應。這彷彿暗示讀者，他又回到了開篇的地方。如此一來，此刻的沉默或許就是下一刻爆發的準備。

這樣一來，作者的文字雖然在此結束了，但他的情感卻不因而死去。他要繼續這場充滿淚水的拉鋸，好像是要和天主沒完沒了地鬥下去，直到祂回答爲止。就此而言，詠八八真乃徹

頭徹尾地表現了一股生存絕境中的「愈挫彌堅」的精神¹⁵。面對這樣的勇氣，讀者能不為之心動嗎？

結 論

詠八八因其非常態的哀怨而成爲哀怨聖詠中的一朵奇葩。雖然少有讀者懷疑它那憤怒的文字背後所懷有的信仰，但很多時候，我們也常因信仰和文化預設，而不願意走進作者所呈現的生命困境，導致我們無法品嚐它那份特有的摻和著淚水的執著的醇露。通過它所呈現的陰府圖像，我們找到了一把伸進作者這杯苦爵的湯勺。「陰府」的圖像助我們超越時空的隔閡，與作者一起，共享天主爲絕境中的人們所安排的獨特宴席。

¹⁵ 參：戎利娜，〈愈挫彌堅、永不放棄：哀怨爲培養成熟信仰的不可或缺性〉《神學論集》187期（2016春），99~124頁。